

中華學術叢書

饒宗頤 著

梵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K351.03
27

中華學術叢書

饒宗頤 著

梵學集

送半自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045889

滬新登字109號

中華學術叢書

梵學集

饒宗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說橋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4 印張12.875 字數250,000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1018-2

Z·127 平裝定價: 7.70 元



作者像

沈沈曉霧忒無明。斷壘雲低未放晴。
誰復拈花空色相，祇餘幽鳥落寒聲。



印度鹿野苑(作者繪圖、題詩)

梵學集小引

少日趨庭，從先君 鈍齋先生問業，枕饋書史，獨喜涉獵釋氏書。又得王弘願師啓迪，於因明及密宗，初窺門徑。先君草《佛國記疏證》，小子無狀，偶爲謄鈔，故於顯師文字片段，略能上口。變亂以來，楹書蕩然；先君遺著，亦不可蹤跡，思之哽咽。自居香港而後，嘗從印度蒲那白春暉 (V. V. Paranipe) 君習梵文及婆羅門經典，前後三載。一九六三年，應班達伽東方研究所之聘，復從春暉尊人白老教授 (Professor V. G. Paranipe) 遊，研習《梨俱吠陀》。因得漫遊天竺南北。歸途足跡，遍及錫蘭、緬甸、柬埔寨、泰國。余於梵土智識，薄有所知，實植基於此。頻年讀書，偶有著論，輒喜取華、梵舊書比勘，覓其因緣，究其相涉之處。不賢識小，未敢自信；而季羨林先生頗稱許之，嘗語余曰：「不意吳晉間中印關係隱晦之事，有待抉發者如是之夥；鑿險絕幽，仍有期諸來者。」近時治敦煌本《公羊通韻》，尋究六朝間悉曇學之流變，因悟涅槃之學與悉曇相爲表裏，唐以前十四言之遺說，鉤稽內典，冥行探蹟，所得有出於安然《悉曇藏》之外者，足爲中古聲韻史提供嶄新資料。因不自量，勾集曩日之短書散札，合爲一編，顏曰《梵學集》。自慚學非顯門，事同票友，撫拾叢殘，徒供覆瓿。用俟方聞，理而董之。乙丑（一九八五年）荼月，饒宗頤。

目錄

梵學集小引.....

卍 (Swastika) 考.....

——青海陶文試釋.....

尼盧致論 (Nirukta) 與劉熙的釋名.....

天問文體的源流.....

——「發問」文學之探討.....

不死 (amrita) 觀念與齊學.....

——鄒衍書別考.....

安荼論 (anda) 與吳晉間之宇宙觀.....

印度波爾尼仙之圍陀三聲論略.....

——四聲外來說平議.....

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

——論四聲說與悉曇之關係兼談王斌、劉善經、沈約有關諸問題……………三

鳩摩羅什通韻箋……………二一

論悉曇異譯作「肆曇」及其入華之年代……………一四三

北方澤州慧遠所述之悉曇章……………一五三

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一五九

附 說扶南胡書……………一七五

僧旻之四聲指歸……………一七

文心與阿毗曇心……………一七九

梵文四流母音 [R̥Li] 與其對中國文學之影響

——論鳩摩羅什通韻(敦煌抄本斯坦因一三四號)……………一八七

慧琳論北涼曇無讖用龜茲語說十四音……………一九九

禪門悉曇章作者辨……………二〇五

南戲戲神咒「囉哩嚩」之謎……………二〇九

蜀布與 Cinapaṭṭa

——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二三

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二六

卅字說·····	二七
論釋氏之崑崙說·····	二七
達觀國考·····	二九
馬鳴佛所行讚與韓愈南山詩·····	三三
從「跋變」論變文與圖繪之關係·····	三三
金趙城藏本法顯傳題記·····	三九
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	三七
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三七
佛國集·····	三五

卍(Swastika)考

——青海陶文試釋

青海樂都縣柳灣墓地爲黃河上游羌人原始文化之淵藪。自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發掘，計齊家文化一〇二座，半山類型一四四座，馬廠類型三一八座。其中出土陶器屬於馬廠者四七〇五件，而彩陶有二〇八件，以黑、紅兩彩爲主，花紋繁縟。最堪注意的爲彩陶壺上繪有各種符號，寫於陶壺之下股部或底部。馬廠型陶已收集之符號有五十餘種，以「+」、「一」、「卐」爲最習見。卐有卐、卐二形〔一〕。

我只在火車上經過樂都。（《方輿紀要》：「樂都城在西寧鎮西北二百三十里。」《水經注》：「湟水逕樂都城南，又東逕破羌故城南。」樂都本爲湟水別名。後周於此置樂都郡。）年前於北京歷史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看見極少數的柳灣彩繪陶器，對於刻繪有符號的陶片，恨無機緣接觸原物，不能加以描述。在馬廠型的陶器上「+」和「卐」兩個符號，出現特別多。卐字到底代表什麼意思？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出席在蘭州召開的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順道往青海旅行，於西寧市得到「青海省文物考古隊」的好意款待，參觀該隊於八〇、八一年在民和縣的新民公社發掘的一批彩陶共數百件。發見其中一件罐形器，腹部繪有四個卍號，爲向來所未見，深喜眼福不淺。

青海古爲析支地，羌人聚居於此。後來藏族本教亦習用卍號，作爲永生神符，所謂 *gyung-drung* (雍仲)，實源於羌俗。在第穆薩的摩崖刻石，爲赤德松贊普（七九八——八一五在位）所立的碑碣，下面刊有一系列的卍字，如下面之狀（三）：

卐 卐 + 卐 卐 卐 卐 卐 卐 卐 卐

想是表示吉祥的意思。這可從彩陶符號，尋覓它的淵源。

《青海彩陶》一書，現已正式出版，細加觀察，書中所載，陶器圖紋具有卍者甚多（見三頁圖一），大致可分幾大類：

一、卍形繪作單線，如該書圖版四四、八五、一一一等。

二、繪作雙線成卐、卐、卐者，如圖版八四。

三、作變形卐狀者，如圖版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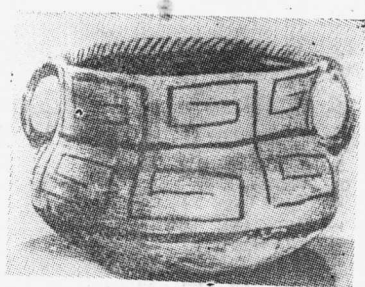
四、卍具有足狀者。

五、卍號加上點畫作爲飾文，如上述民和之卍。

其他地方近年考古的新發現，如遼寧省敖漢旗的小河沿文化，據李恭篤、高美璇報告，在石棚山墓地出土四件陶器，其上有刻劃、繪製的原始圖畫文字符號，在器物的肩和腹部發見十二個符號，其中屬於卍字型者有七個，大致可分三組，摹寫如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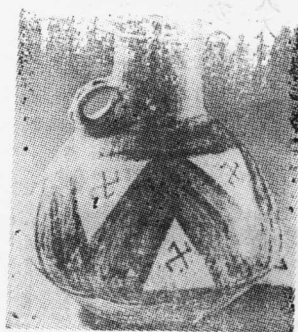
馬廠類型菱形“卍”文罐
(樂都縣柳灣 1975 年出土)



馬廠類型回文罐
(樂都縣柳灣 1975 年出土)



馬廠類型波折文罐
(樂都城柳灣 1974 年出土)



馬廠類型波折文單耳長頸壺
(民和縣加仁莊 1977 年出土)



馬廠類型波折文單耳長頸壺
(民和縣官戶臺 1974 年出土)



馬廠類型蛙文瓮
(樂都縣柳灣 1975 年出土)

卐

卐

卐

這和青海彩陶的卐紋，很是相似。

蒙古族的岩畫，鑿刻在烏拉特後旗卜爾罕圖山的岩畫中有下列符號，作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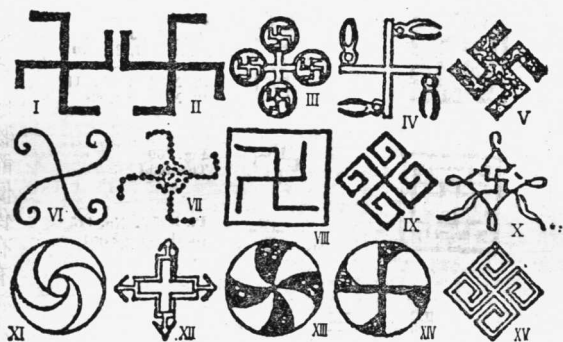
又廣東曲江石峽文化中層遺址所出陶器據說亦出現卐的記號〔四〕。

談起卐字，它是布滿世界各地的神秘符號。遠在一九二六年 D. A. Mackenzie 著《符號的遷移》(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London) 對卐字形狀的種類及其分布，論述頗為詳悉。附圖如下(見五頁圖二)。

清季西洋學說輸入以後，許多人著作，偶然亦討論卐字，曹金籀的《說卐》(《石屋文字叢書》)〔五〕，葉德輝的《郎園書札》，都是其著例，西方學人像 Louis Gaillard 亦著有《十字與卐字在中國》(Croix et Swastika en Chine) 於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在上海印行。

一九三九年，王錫昌氏著《釋卐》一文，詳論卐字的意義及其源流，博采中西學說，資料至為豐富。他的結論，認為卐為阿利安(Aryan)族所有的符號。其流傳的行跡，也正好與阿利安族的遷徙相符合〔六〕。事實上阿利安人入居印度以前，印度通用的銀幣上面已採用卐字作為標記。印度古錢學專家 Durga Prasad 說：

“(It) is clearly the swastika symbol plaud in a Mandapa; This figure is a well-known ancient symbol; It is seen on many moden-jodaro seals and is a world wide figure.”



- I 左萬字
- II 右萬字
- III 見於印度
- V 見於庫本(高加索)之墓
- VI 見於高加索馬之烙印及希臘之花瓶
- VII 見於高加索之小蓋銅壺
- VIII 見於新舊大陸
- IX 見於小亞細亞及希臘之花瓶
- X 見於中國
- XI 見於北美洲之殼盤
- XII 見於興都之古幣
- XIII 見於北美印第安
- XIV 見於希臘之花瓶
- XV 見於希臘之花瓶

圖 二

(據 Mackerzie, The Migration of Symbols, London,

1926, p. 3, plate 1.複製)

在印度 Nagpur 博物館便保存有這樣符號的銀幣，已的外面加上一個方框，即所謂 Mandapa (?)。

Plate CXIV
No. 514
and
No. 502



Plate II
Rev. No. 3
Pl. XXIII, No. 40
—
Pl. XXVII, No. 110
Pl. XVI, No. 85

Plate CXIV
No. 528b



Fig. 269
Theobald

Pl. XXV, No. 113
(A Reverse Fig.)

圖 三

(見 Sir J. Mashall: 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vol. III.)



502



512



Pl. CXIV

513



528h

圖 四

(見 Sir J. Mashall 同書 vol. I, III.)



圖 五

(B. L. Goff: Symbols of prehistoric Mesopotamia, fig. 35)



圖 六

(B. L. Goff 同書 fig.113)



圖 七

新疆出土的蝕花石髓珠

印度河谷發見的遺物，在馬歇爾著《Mohenjodaro 與印度文化》一書中所載出的符號甚多（見六頁圖三、圖四），可與銀幣比較，證明出於一源。向來皆知中亞 Saka 所出彩瓶其上即有卍號〔卐〕。其實，美索不達米亞遠在史前 Hasuna 時代已有卍 (Swastika) 號，作手足狀而與長髮人物俱作幾何形圖案（見本頁圖五）〔卐〕。稍後的 Halaf 時代，懸飾上亦有卍形（見本頁圖六）〔卐〕，可見其淵源甚遠。在中國則新疆沙雅出土的蝕花石髓珠（見本頁圖七），在方格內作若干卍字形〔卐〕，其年代較晚，據稱相當於第二第三世紀，其時佛教已傳入中國矣。

古代巴蜀銅帶鈎上有囿符號(二)，與印度古銀幣完全相同，且有 Mandapa。此帶鈎年代不知是否即由戰國至漢時，原物未見，不敢妄斷。

研究古印度 Punch Mark 銀幣的人們，每把 + 和 卐 兩種符號相提並論，因為前者即所謂 Cross，後者是 Svastika，在印度非常普遍。故 C. L. Fârlî 氏說：在公元前三二七年亞歷山大已在 Taxila 地方使用過這種銀幣。著名的 Cunningham 認為在佛陀時代，這種銀幣久已流行，從那些銀幣可以看出在雅利安人入侵以前不少史前時期的圖形符號仍舊被保存著(二)。

卐號的種類甚繁，後代有所謂左卐字與右卐字的區別，前者梵稱 Sauvastika，後者梵稱 Syastika。但在公元前二千年，印度河谷出土的印章，兩種都有之，囿見于馬歇爾書 XCV 396 · 397 · 398，卐見于 392，原無嚴格的區別。

卐符號出現於陶器上，自以西亞為最古，印度河谷次之。中國則邊裔地帶的青海和遼寧的石器時代遺物亦有之。西亞的 Hassuna 期，約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在陶器上有二個卐號，一作卐形，見《Sumner》(聯合國出版)第四五頁。西亞有一以四個長髮人擺成卐狀中間寫一卐字，其形為卐。青海彩陶 44 的變形卐號作  狀，是同樣寫法的。小河沿符號一作「卐」和西亞有點相似，西亞陶片卐字皆位於中心。據 B. J. Goff 研究美索不達米亞陶器上的符號的結論，他的意見卐是表示光芒，顯示古代人的太陽崇拜。柳灣(見九頁圖八)與小河沿陶器上的卐字號是否這種涵義，無從得知，惟形像上的完全類似很值得注意，它的年代比西亞後得多。(參看一五頁附表)